

## 湿地明珠



## 滩涂风

文/孙成栋

尹鹤仙影 王万舜 摄

一朵浑浊浪花，用清亮而深邃眸子，默读着远方。

近在咫尺、又遥若天涯的地平线上，漫天飞舞的落叶，如咏，如叹。

母亲胸怀般沧桑的湿地，珍藏花朵一样绽放的伤痕。一双曾在乡愁中跋涉的脚步，走进这片生命的滩涂，追求一种疼痛后的涅槃。在寂寥的潮声中，有一叶春天的云帆，在带着咸涩味的风中冉冉升起。

燕去雁来，盐蒿的皱纹绵延如焰，可梦依然年轻。成串的风信子，寄来游子斑驳的怀念，诉说着大海浓郁似酒的祝愿。

岁月的叶，逼不过春秋的离别。唯独月光，渗透所有的季节。寂静之晨，血色黄昏，涨潮的风带着种子的泪，漫过蓬勃生长的土地。

勒进脊背的纤绳，鞭把磨开的茧花，漫溢霞光的背篓，矗立滩头的茅舍，等待收割的红草，忘情撒欢的鹿群，优雅翩跹的鹤影，默默守望的村庄……这一帧帧湿漉漉的记忆，与穿越四季的风一起搅拌，凝成一幅赶海的水墨画。

潮涨潮落之间，迷蒙的雾岚把故园的海岸、炊烟、灯塔笼罩在心扉，呵护着，温暖着。当海风拂干苇秆上沥出的汗珠，那个最丰腴的季节姗姗而来。

是谁，让海蓬子沉甸甸的穗粒，悄悄地褪去青涩？是谁，让野菊腮上的红晕在微醺中蔓延，犹如待嫁闺中的女子。

兰香横秋，桂馨馨凉，荷风连连，问清风一句，谁懂？泛黄的故事总是以晚潮结尾，宛若青枝告别盛夏，流星走过明眸。滩涂封面的那只蜗牛，驮着黯然的天空跋涉，忽而搁浅。南之南的雨还在下着吗？北之北的风还在枯萎吗？惟有那场小雪，一下就是经年。

那古道的明月，霜天的牧歌，陌路的行者之外，大地只剩下苍凉。从挂满往事的枝头，摘下这唯一一串甘甜的风声。

当夜的羽翼罩上记忆，那片湿地的心尖上，漾起莫名的轻颤。于是，海用蓝色的眼眸，透视这场澄澈而又朦胧的凋零。

花谢会开，草枯会绿。在凋零合上的一刹那，走过光阴渡口的那瓣枯海棠，解开行囊收藏一束微笑，赠给这个初冬的第一抹晨曦。

厚重、粗犷的风，细腻、婉约的风，从海的年轮里漫过来，吹响洒满盐霜的喇叭。一只拓荒的牛，从芜草中抬起头，默默注视着一望无际的滩涂。

它的身后，红红的海菜菜，燃烧到天涯……

## 地名故事

## 马玉仁与黄河

文/王金贵

黄河最早叫五丈沟，是安徽盐商宋家挖的运盐渠道。海水涨潮的时候，船顺着潮水走，潮退了船便走不动了。河水卤咸，堤身单薄，海潮上来，农田受淹。民国年间，张赛的大纲公司和省政府都有人作过规划疏浚五丈沟，但政府不提供经费，无法动工。

马玉仁是建湖高作人，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十六路军总指挥兼二十七路军军长。

马玉仁盐民出身，家庭贫寒。幼年时父母带着他摇条小船到海里逃荒，遇上五丈沟北有个叫陈步法的庄户人。陈步法是管理滩的，他有五个儿子，在当地也算是硬站人家。马玉仁便拜陈步法为干爹，一家人靠烧盐在兴桥站住了脚。马玉仁年纪稍大，身子硬了，便当上盐丁。后来挂枪当上盐匪，参加过民初革命，在袁世凯、冯国璋、段祺瑞手下都做过事。因在官场受排挤，他两度解甲归田。最初他的部队从射阳河口进来，军队难以管束，见到老百姓东西就抢，一度被称为“闹马党”。

马玉仁是西北军的人，曾是张宗昌的部下，被李宗仁的北伐军打败了，他回到家乡便开始买地。在新坝、长荡、兴桥一带买地千顷，建立了四个帐房。第一帐房就在兴桥西边黄河畔的津南（现为兴桥津富村）。因为马玉仁的来到，津南迅速成为集镇，有洋行、浴室、诊所、商店、饭店，一下子出现了二百多商户，还有轧花机，用一百二十匹老式柴油机做动力。南津口子有三星楼的指挥台，操场有40亩地大，是练兵用的。

马玉仁修筑起条田，招来很多海门、崇明人种植棉花。马家公司开的条田东西宽16丈，南北长70丈，佃农的房子都建在田角上。因为上游的水下来排不出去，马玉仁决心疏浚五丈沟，打通入海水道。

马玉仁开黄河是1933年11月动工的，3年开了81里，从上游一直开到黄海边，专门建起黄沙河闸。闸在中兴桥东边7里路。

马玉仁开了河没几年，日军便打进来了。马玉仁目睹日本人烧杀抢掠的罪行，怒发冲冠，召集佃户中的青壮年进行集训，拉起队伍进行抗日。蒋介石任命他为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。虽然封了个司令，但分文未给。当时新四军、八路军未到苏北，马玉仁便孤军奋战，一年中与日伪军作战十余次，击毙伤日伪军八十多人，还击沉日军汽艇，打下阜宁城。他牺牲在三合尖村的“红锅腔”，终年65岁。牺牲后，国民党中央军委追任他为陆军上将。

## 时光流年

## 那年中秋分月饼

文/唐胜一

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，这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俗，我们哪年中秋节没吃月饼呢？只是月饼这食品，对现今人们的胃口失去了诱惑力。打从我懂事起就知道，没有月饼的中秋节是不完美的。尽管在我们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，而每年的中秋节，我爸爸都会从供销社社买回几块酥月饼，在中秋节赏月的夜晚，分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个。我总是轻咬一口，含在嘴里慢慢地吃。

应该是我读初一那年的中秋节，我爸爸碰巧被大队部的干部安排去县城出差，天蒙蒙亮就出发，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。那晚赏月时，我爸爸不同以往地拿出四个香喷喷的且又大又厚的月饼。我娘问：“就这四个？”爸爸说：“只买四个，花了买两斤酥月饼的钱。”“咋不买八个。”“我没钱了。”娘埋怨我爸爸：“亏你还是个生产队长呢？你不是带了公家的钱么？”“是啊，公家钱我不敢用哪。”“那四个月饼咋吃？”“分呗，两人一块。”娘抢先说话：“我与一侄子分一个。”娘将我拽进灶屋里：“你吃吧，娘不要，吃完了再出去。”也就在我吃月饼的时间里，娘用白天磨好的米粉子，往锅里煎出了香喷喷的米饼，再撒上芝麻和糖，盛在大碗里，端出来放在桌上：“吃吧，尝尝娘做的月饼。”兄弟姐妹六人吃得好开心喽。

这件事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一直没敢忘记。

近些年，我总会不厌其烦地讲给老伴听。老伴说：“现在，你不是分月饼吃么？”“对。”我告诉老伴：“那时候是因为没钱才分月饼吃。现在则不一样，是我们吃不了一块月饼才分着吃。”老伴盯着我说：“我知道，这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生活！”听老伴如此一说，我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了。

## 乡愁悠悠

## 中秋月圆思故乡

文/靳天龙

又是一年中秋节，我思念遥远的故乡，思念故乡的亲人，怀念那逝去的美好时光。

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，每到秋天就盼望着中秋节到来。那时候，虽然家里并不富裕，但是中秋节家人总会做些好吃的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，快快乐乐地吃团圆饭。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中秋夜一家人赏月、团圆，其乐融融的情景。

中秋之月朗照着四合院，飘着桂花香的院子里摆上一张方桌，方桌上供着月饼、苹果、石榴、葡萄……奶奶点香，插香，祈愿一家人幸福安康，领着我们一家人磕头跪拜月神。敬月之后，一家人围坐在方桌旁，吃着美味的月饼、水果，聊叙家常。奶奶还会给我和妹妹讲《嫦娥奔月》的神话传说，我和妹妹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举手望明月想找出嫦娥、桂树、玉兔。

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乡，特别是毕业后，很少在家乡过中秋，但对家人的思念却一点没有减少。如今我已娶妻生子，生活在外地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中秋节我总是不忘打电话问候、祝福家人。

几颗模糊的星星忽明忽暗，我想那是家人的眼睛吧，我想走近去看，那分明近在咫尺啊！我想起小河边我和小伙伴奔跑的身影，还有望着我洗衣服的奶奶；想起了父母在田间耕作……眼睛模糊起来，只觉得亲人的影像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那么逼近却又如此遥远。

## 风俗拾萃

## 盐城人涨饼敬月亮

文/冯小雨

盐城人有中秋涨饼敬月的习俗。每年中秋晚上，家家做饼，最后还需做只大大的团圆饼，敬月时，这团圆饼是主要祭品之一，而月饼也是少不了的，除此还有鸡头（是水生植物）、莲藕、菱角、花生、毛豆、水果等，点上香火蜡烛，燃点黄裱纸，请“月爷爷”来人人间品尝丰收成果。敬月之后，全家人围坐一桌赏月吃饼。

敬月的月饼，皮层酥脆，馅心原料丰富。月饼上方还贴有一张不足寸宽的纸条。这纸条的来历也与咱盐城有关。据传元代末年，张士诚率盐民起义，利用中秋人们互赠月饼的习俗，将写有“中秋夜杀鞑子”的小纸条夹带在月饼中，人们看到月饼中的纸条，相约纷纷起来与元军抵抗。后来，中秋月饼就留下了这贴上小方纸块的习俗。这纸块虽小，却有一种爱国的情怀。作为盐城的月饼，应当保留这一传统，这也是地方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吧。

盐城民间过去有送兔儿爷给小孩子的习俗。人们八月十五祭月时，供奉着“月光菩萨”，即在一张纸上画着菩萨模样的“大月亮

不是带了公家的钱么？”“是啊，公家钱我不敢用哪。”“那四个月饼咋吃？”“分呗，两人一块。”娘抢先说话：“我与一侄子分一个。”娘将我拽进灶屋里：“你吃吧，娘不要，吃完了再出去。”也就在我吃月饼的时间里，娘用白天磨好的米粉子，往锅里煎出了香喷喷的米饼，再撒上芝麻和糖，盛在大碗里，端出来放在桌上：“吃吧，尝尝娘做的月饼。”兄弟姐妹六人吃得好开心喽。

这件事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一直没敢忘记。近些年，我总会不厌其烦地讲给老伴听。老伴说：“现在，你不是分月饼吃么？”“对。”我告诉老伴：“那时候是因为没钱才分月饼吃。现在则不一样，是我们吃不了一块月饼才分着吃。”老伴盯着我说：“我知道，这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生活！”听老伴如此一说，我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了。



月华笼罩着我，溶和着我的感情。我的心在轻轻地弹唱，唱一支叫《故乡》的歌；我的心在默默地吟诵，诵一首叫《乡愁》的诗。天边的风笛扯断我绵绵的思绪，我知道回不去的故乡里有割不断的乡情和亲情，我在心里低语，愿故乡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愿家人生活得幸福快乐！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中秋之夜，想起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离愁，想起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的喟叹，想起“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”的感慨……虽然我远离故乡，但是我那颗思恋故乡、热爱家人的心永远不会改变。

## 情感地带

## 中秋情韵

文/王珉

记得那年背井离乡上大学的我，中秋之夜，耳畔回旋着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……”月光静静地抚摸着乡亲们安静的心，我静静地思念，静静地思乡。想此时的家乡，应是秋意绵绵。静静的白云，在天上飘荡。紫葡萄成熟了，桂花飘香，柿子树结满了果子，花香、果香、月饼醇香。一屋的欢声笑语唯独缺少了我。求学之路越远，对家乡的眷念越深，隔着岁月不断地回望。

在月色如银的秋境中游走，那味清纯让我遥想起梦幻的童年。中秋之月便是如此明媚，我的身影反复被皎洁的月光拉长、缩短，再拉长。然后，影影绰绰地映射于地面，被树枝摇曳分割投影成曲线，竟泼墨出传神的中国画韵味。

庭院风止，明月渐升，于静谧温馨的深夜，把一脉清辉温婉地洒向大地的各个角落。此刻，让我们推开心门，点燃希冀和祝福；让我们把清明与安谧刻于明月上，让它焕发生命之韵来照亮蹉跎的人生征途。“得”与“失”似乎在痛惋之后，在月光之下都显得很淡然。无论亲朋好友还是商家促销，家人围坐家中，边赏月边吃月饼，更是每年的必修课。如水的月光，照亮每位亲朋的笑容。今朝团圆美满，喜亲人团聚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人世之乐事，莫过于此。伸出手臂，揽一杯如水月色，我能握住这素白晶莹，清光四散的月亮么？俯头唏嘘，银光闪眼，跳跃不定。刹那，我似乎望见了千年前的光影。

古往今来，月亮不仅是空中那皎洁的一轮。照遍千山万水，照遍尘世沧桑。曾记古时中秋明月高挂，大观园中有赏月佳处，“堪怜咏絮才”的黛玉和豪迈性情的湘云于此临水望月，联诗抒怀：“三五中秋夕，清游拟上元。撒天箕斗灿，匝地管弦繁。几处狂飞盏，谁家不启轩？”桂影蒙蒙，那位偷食上天仙药的玉兔，彼时是否怀抱玉兔，独倚月桂，望下界欢歌笑语，暗自神伤，韶华渐逝，独守于清寂的广寒宫里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月到中秋，眼前一瞬，心中千年，永恒如梦。岁月流金，望月祝福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## 家乡味道

## 香在心里的月饼

文/黄山

每到中秋，再怎么好吃的月饼都难于抹去我对童年吃月饼的最美好的记忆。

那年中秋节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听说母亲在棉花地里拾棉花，就跑到棉花地里去找母亲。夕阳下的一大片棉田里，只有母亲一个身影。她的身上系着一个大大的拾棉花的白色布兜，里面已装满了洁白的棉花。母亲头也不抬地弯着腰，双手快速地采摘着棉花，汗水湿了额头，她不时用衣袖擦一下。

我拉着齐腰高的棉花秸秆走近母亲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妈！”母亲见我来了，高兴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東西，然后打开手绢……

我惊喜地发现，是月饼！一个又大又圆的月饼！

在那个年代，不要说月饼，就算是买一斤饼干，都是要配粮票的。没有粮票，有钱你都买不上吃的。母亲把月饼递给我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快吃月饼吧！”我兴奋地接过母亲递来的月饼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小口，真香呀！里面有花生、砂糖、姜丝、芝麻。

母亲看我吃得那么香甜，微笑着说：“慢点吃，才更香！”我这才猛然醒悟：只有一个月饼！我赶紧将咬了两口的月饼递向母亲说：“妈，你也吃一口！”母亲没有接月饼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吃你的，妈妈吃过了。”“可我知道，只有一个月饼，妈妈舍不得吃。”

四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中国老百姓的日子，可以说是天天在过中秋节，天天在过年。每逢佳节，更是鸡鸭鱼肉都嫌吃腻了，谁还稀罕月饼呢？

我稀罕。我稀罕童年那份关于月饼的美好记忆，那深深的母爱，伟大的母爱，永恒的母爱。

## 往事片片

## 一家吟诗话团圆

文/徐招治

倘若那半朵云间的上弦月是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”的青涩少女，中秋皎亮无瑕的圆月便是妆成的少女，落落大方地晶莹透亮着。八月十五的秋，被这多情的月染亮了，连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泻尽了月华，温柔地洋溢着浅笑。

我和姐姐早已抢占了饭桌的上位，却被母亲笑着赶去端菜。晚饭丰富，有肥红的大蟹上桌。父亲笑道：“林语堂先生说过：‘那时月正圆，蟹正肥’，大概就是如此。”姐姐放下菜盘提议道：“既然是如此诗情画意的中秋之夜，不若大家便来吟诗赏月，玩味一把古人的情致。”大家都说好。

我抢先发言道：“古诗有‘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’，讲的大抵便是这种团圆的气氛。”

姐姐驳道：“不然。东坡与亲人隔面无以相见，只得‘把酒问青天’自然是另一种况味。月圆之夜未必每人都有喜悦。”

父亲此时已几杯酒下肚，一听姐姐的注释，立刻来了兴致，赞道：“不错。正如李白之‘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’，便是凄清寒冷无以伴的月下独酌。”

此时母亲端菜来，凭桌坐下，道：“古人事事多艰，零落漂泊，难聚之情只能寄托于诗。而如今的苍生，又何尝不是疲于奔命。古人家难回，今人家不回。恰逢上这中秋佳节，有了回家的理由，心里终于惦念着家人亲友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我赶紧点头：“这节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。一是对节日的庆祝，一面是和亲人团聚美好的愿望。节日是一种文化的纪念和流传，正如今晚吟诗赏月，又使我们忆起古人的或喜或悲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今的纽带和传承。”大家都赞成。

爸爸笑：“钱钟书说：‘这月亮都让我们犯糊涂了’，然而我们却在今夜伴着月光，对生活和节日的理解越发清晰起来，有所增益，不能不说是件雅事。”

经这一点拨，我们赶忙向窗外张望。见那明月依旧，皎白如玉盘，衬着暗天里的一丝薄云，照着每一户人家。

